

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研究

当增扎西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摘要:藏传佛教认为千手千眼观音是观音法身、报身、化身为一体的身相,极为殊胜而受到信众崇信。千手千眼观音也是佛教造像艺术家的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藏传佛教寺庙存留下了大量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遗存,这些造像各种形质不同和形态各异,加之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多面多手,是佛教造像中属比较复杂的菩萨造像。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其造像样式的了解不多,对图像的认识和图像所蕴含的宗教意义了解不够深入。本文试图运用图像学研究方法解读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样式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千手千眼;造像;图像学

观音菩萨在藏地被认为是“雪域怙主”,备受藏族信众的崇信。根据藏传佛教教义,观音菩萨曾化显各种身相救助众生,因而有诸多观音造像样式。其中千手千眼观音是集观音法身、报身、化身为一体的特殊的身相。这种造像样式因此也成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主要题材之一。千百年来,藏族艺术家们通过唐卡、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这一神圣的菩萨,试图表达藏传佛教教义所赋予其间的宗教内涵,留下了大量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遗迹。总体上,表现出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造像的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学术界也对此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在今天,藏族佛教艺术家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为信众塑造用于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进程,原本用于供奉、修行、祈祷的神圣宗教用品,也开始成为艺术品市场的商品。以交易和投资为目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引起佛教造像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关注。

然而,无论是以研究艺术为目的的学界、或者为信仰的信众,或者是投资收藏为目的的鉴赏,都对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样式了解不够深入,对一些图像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出现错误。对图像本身所蕴含的宗教意义,以及通过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艺术表现藏族人民美学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同样也不够深入。

图像学是以美术作品内容的历史探究为目,通过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象征意义,揭示图像在各个文化体系和各个文明中的形成、变化及其所表现或暗示来的思想观念一种研究方法。图像学研究方法对作品的解释要落实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称为前图像志描述,解释的对象是自然的题材,这其实是基本的形式分析。第二个层次称为图像志分析,其对象是约定俗成的题材,这些题材组成了图像、故事和寓意的世界,要求解释者需要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对象和事件来表现特定主题和概念的方法进行解释。第三个层次称为图像学分析,它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要求解释者通过特定主题和概念表现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方法的把握。^[1]

一、名称及其宗教意义

藏语称千手千眼观音为“帕巴坚热斯恰东坚东,”(’phags pa sphyan ras gzigs pyag stong sphyan stong)意思是圣观音千手千眼,简称“恰东坚东,”(pyag stong sphyan stong)。藏语“恰”(pyag)意为手,“东”(stong)意为千;“坚(sphyan)意为眼,“坚东”(sphyan stong)的意思是千眼。有时也叫“帕巴图杰钦钵具吉协”(’phags pa thugs rdze po bcu gcig zhal)意思圣大悲十一面观音。

要了解和掌握西藏宗教艺术就要了解西藏宗教的教义和造像所表达的宗教含义。藏传佛教造像中



作者简介:当增扎西(1963-),男,藏族,甘肃夏河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研究员,藏学博士,研究方向:藏族文化史。

的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表现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就像玛丽琳·莱恩所说的那样,“西藏艺术是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佛教艺术。假如充分理解了佛教艺术的宗教寓意和高水准的艺术特质,人们就可以认识并欣赏西藏艺术。”^[2]根据藏传佛教教义解释,千手千眼观音集观音法身、报身、化身为一体,法相极为殊胜。根据藏传佛教密宗教义解释,千手千眼观音象征以慈悲为核心智慧双修和佛教思想。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艺术所要表达的便是智慧双修和慈悲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思想。藏传佛教还认为,他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随众生之机,而满足一切愿求,千手千眼菩萨成就大慈大悲的法门,众生凡有所求,只要一心称念观音菩萨圣号,观音菩萨即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令其离苦得乐,称心如意。

千手千眼观音是藏传佛教造像中最为复杂的造像之一,复杂的动作造型、手执器物以及五颜六色的色彩表达了藏传佛教教义和思想精神。根据藏传佛教典籍《修法宝源》中的千手观音赞:“千手化作千轮圣王,千眼化作贤劫千佛;有求必以千种应化,观音尊者我把礼顶!”^[3]千手千眼观音的千手象征千名转轮王,千眼象征贤劫千尊,千手千眼观音的手掌均向上,作施愿印表示观音菩萨化作一千个转轮国王,以巨大的愿力救助黎民百姓。而千只手上有千只眼睛表示了观音菩萨像在贤劫时期出现的一千个佛并以十二度救度众生。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色,表示未曾被尘世间的烦恼所染,体色微微泛红表示对有情六道众生事业所依恋,两脚站立表示脚踏实地利益众生。十一面表示从十一地普光地开始不间断作众生事业。

千手千眼观音身披兽皮,带有六种庄严。六种庄严也是六种装饰,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所有具备的装饰。这六种装饰分别是:头冠、项链、耳坠、钏镯、腋络、腰带,^[4]表示既不弃也不求,身披兽皮表示慈悲为怀,下穿绶罗表示具有廉耻之心。

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色,表示未曾被尘世间的烦恼所染,体色微微泛红表示对有情六道众生事业所依恋,两脚站立表示脚踏实地利益众生。十一面表示从十一地普光地开始不间断作众生事业。十只(这个说法不一,也有说八只手的)报身手表示在经过十地菩萨修行,最终度完一切众生而成佛。三十八只支手表示应一切众生之愿望。其余千手表示对普天之下一切众生心怀慈悲。

二、常见的几种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样式

由于千手千眼观音在藏传佛教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复杂的宗教教义,故从图像的自然形态上讲,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造像中比较复杂的菩萨像。他多手多面,表达了藏传佛教深奥和抽象宗教哲学思想,通过具体形象将藏传佛教所特有神圣、庄严和肃穆的性质表现出来。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不仅与汉传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有所不同,而且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也分为数种不同的造像样式。总体上千手千眼观音有站立式和坐式两种,站立式又有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即:虚空王观音、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莲花手观自在、龙树式千手千眼等;坐式有救八难十一面观自在和观音多变自在王。下面就这些站立式造像样式进行图像学辨识。

(一)虚空王观音

虚空王观音藏语叫(spyan ras gzigs nam mkhavi rgyal po),又称为“嘉波鲁吉坚热斯恰懂坚懂”(rgyal povi lugs kyi spyan ras gzigs phyag stong spyan stong),“嘉伯”就是国王的意思。虚空王观音在藏文佛教文献中一般称虚空王观音。关于这种样式的观音造像为什么叫做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据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讲:“千手千眼观音有多种造像样式,西藏拉萨大昭寺中的大悲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就是国王式千手千眼,这种像也叫虚空王观音。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认为,这种造像与其他千手千眼造像不同,其最上层的头以下的身体的度量是根据国王自己的站立的高度一样高。”^[5]也许这就是把这种造像样式叫做国王式千手千眼的原因。

千手千眼观音也被称为“帕巴图杰钦波具吉协”意为“十一面大悲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一定是十一面,但十一面观音就不一定是千手千眼。藏传佛教中每种千手千眼观音的十一个面的面相和排列顺序都不尽相同,有其固定的顺序和层次。虚空王观音的十一面总体上分为四个寂静相和七个忿怒相,分五个层次排列。这种排列组合方式是自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三、二、二、一的方式排列;有些学者把它称为金字塔式的构图。面部颜色依次按照白、黄、红、青、红的方式。自下而上第一层的三面,藏语叫“咱协松”(rtsa zhal gsum)意为根本三面,三面白色显示出喜悦和寂静之相,这三面藏语叫“曲谷协”(chos skuvi

zhāl)意为法身面;第二层的三面为金黄色,显示威严之相;第三层二面为红色,为忿怒之相,这二面藏语叫“龙谷协”(longs skuvi zhal)意为报身之面;第四层二面为烟云色(大意为青色、深蓝色),显可怖狰狞之相,这二面藏语叫“朱谷协”(sprul skuvi zhal),意为报身之面;最顶层上的为上师怙主阿弥陀佛之面,显黄丹色。

虚空王观音造像样式中十一个面及其颜色据《西藏王统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寂静四面威七面,十一面尊前顶礼;根本文面三白色,极现喜悦而美妙;能息罪业与烦恼,法身面前诚顶礼;其上熟金黄色面,股怒三面含笑容;具有寿命福圆满,能作增长前顶礼;又上复有珊瑚红,能作怀力二面容;张露牙相具忿怒,受用之身前顶礼;又上即有作诛业,如烟云色二面容;极可怖畏睁三眼,变化之身前顶礼;其上上师变化身,总摄诸佛黄丹色;头顶弥陀佛怙主,作为顶严前顶礼。”^[6]

通常认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应该是一千只手和一千只眼,但细究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包括古今相关千手千眼观音密宗修法文本和千手千眼眼观音造像的文献典籍,发现对千手千眼观音有许多种不同造像样式的描述,不仅手和眼的数量不尽相同,而且千手千眼观音十一个面的面相和排列顺序也相异。国王式千手千眼有多少只手,藏文文献中的交待太不确切。平措多杰在《藏族传统绘画技巧》中说,虚空王观音,有一千一百四十八只手。但是,他在分别叙述时又说:法身手十只,报身手三十八只,化身手一千,如此计算一共只有一千零四十八手,所以总数前后不一。^[7]虚空王观音的千手又按法身手、报身手、化身手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有十只手,藏语叫做“曲古咱恰具”,(chos skuvi rtsa phyag bcu)意为法身根本十手,这十只手中每只手所结法印和所执法物不同。前二手在当心合掌,右二手执念珠,第三手执轮,第四作胜施印,第五持无量光佛像;左二手执白莲花,第三手执军荼利,第四手执宝,第五手执弓箭。

中间层有三十八只手,藏语称为“龙古恰颂具索杰”,(longs skuvi phyag sum cu so bryad)意为报身支手三十八只,三十八手中所执法物也不同。右边十九只手,第一执宝,二手执绢索,第三手执钵盂,第四手执宝剑,第五手执金刚杵,第六手执火晶,第七手执水晶,第八手执宝弓,第九手执杨枝,第十手执白拂,第十一手执盾,第十二手执宝瓶,第十三手执斧,第十四手执念珠,第十五手执青莲花,第十六手执净瓶,第十七手执日轮,第十八手执白莲花,第十九手执稻穗;左方十九手,依次为:第一手执白云,二手执军持,第三手执莲花,第四手执宝剑,第五手执海螺,第六手执天灵盖,第七手执念珠,第八手执宝丸,第九手执金刚村,第十手执钩,十一手执锡杖,第十二手执佛化身像,第十三手执神龕,第十手执十四经典,第十五手执轮,第十六手执佛身像,第十七手执果实,第十八手执莲花花蕊,第十九手执宝;

外层有千只手,藏语叫“珠古宁拉敦”(sprul sguvi nying lag stong)意为化身支手千只,这一千只手都作施愿印,每一只手的手心中有一慧眼,极其妙严。

虚空王观音造像可上溯到公元7世纪。根据文献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尼泊尔造像师为其塑造了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并把他作为本尊。并且记载了松赞干布是为了震慑地煞,顺利完成建造大昭寺的工程而塑造了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藏族历史文献《西藏王统记》对此做了详细描述。

西藏拉萨大昭寺北面主殿内供有一尊“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这尊“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特征非常明显。有人说大昭寺观音殿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就是松赞干布令尼泊尔造像师塑造那尊本尊像。大昭寺主殿高两侧配殿供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尼泊尔尺尊公主等塑像。“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佛像在大殿北面的观音殿内,是这座佛殿的主尊。殿内中间的佛龕中供奉了“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塑像,藏语中叫做“图杰钦波让君阿丹”(thugs rje chen po rang byon lang ldan)意为具五大功德的大悲观音自然像。据说这尊造像是在松赞干布在世时自然天成的,松赞干布及其两位王妃去世后,化成一道光芒隐入到这尊像中。

(二)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

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观音(dge slong dpal movi lugs kyi spyān re gzigs phyag stong spyān stong),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造像样式。但是,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样式与虚空王观音的造像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藏传佛教造像按照《造像量度经》等有关造像的论著作中所规定的度量来造像,藏传佛教有数以千计的本尊像,每个本尊像的造型度量和要求,一种造像都有自己的度量尺寸,造像要严格按照其度量的规定分门别类的地造像。造像师造像时要按每一种本尊的修行文本中的描述样式而造,这是

因为每种本尊的修行文本都是有自己的传承体系。千手千眼观音有不同的造像样式,是于每种造像所遵循的法门的不所致而非随意创造发挥。

根据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文本《宝源修法三百》的记载,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是印度比丘巴姆所传承的千手千眼观音修法的中的本尊形象。通常藏传佛教把觉沃杰阿底夏所传的观音法门和丘巴姆所传观音法门称为藏传佛教大悲观音两大印度传承。从藏传佛教造像的量度、造像类别及基本特征上来讲,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的与国王式千手千眼大致相同。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面部的表情、色彩和手执物等细节上。首先是面相的区别。比丘尼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为十一面,总体上分为九个寂静相和一个忿怒相再加上师阿弥陀佛像,分五个层次排列,自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三、三、一、一的方式排列,也是金字塔式的构图但是与国王式的不一样。第一层面有三面,其中居中的面为白色,主面两边的两面分别是右绿左红;第二层面有三面,分别为中绿、右红、左白;第三层有三面,分别为中红、右白、左绿;上述几个面都是静息面相,眉目细长,面带微笑;第四层一面,青面獠牙,三只怒目圆睁,红色头发上竖,显威猛之相;第五层也就是顶部有一面,为红色头顶有顶髻;梵行者之相,无装饰。

根据《宝源修法三百》的记载,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的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八手,也叫主八手;分第一双手当胸合掌,右第二手执数珠,第三只手作施愿之法印,并中不断滴下甘露,消除饿鬼饥渴之苦,第四只手执法轮;左第二带枝叶的金色莲花,第三只净瓶,第四手执弓箭。^[8]第二部分手为支手,共九百九十二只手。这些手与虚空王观音的大致相同。“其余九百九十二只手只手施愿印,如莲花一般柔软,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一眼。手的向上高不过主尊的顶髻,下不过主尊之膝盖;光脚站立在莲花座上,身披兽皮,带有六事庄严。”^[9]

(三)莲花手观自在

莲花手观自在藏语叫坚热斯呗美恰(spyan ras gzigs pamavi phyag),但从这个名称看,另一种站立式的一面二臂的莲花手观音相同。莲花手观自在是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但是这种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比较独特,也不是很常见。莲花手观自在最有独到特点是面相和十一面的排列方式。根据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文本《宝源修法三百》的记载。“莲花手观音为具有千手千眼,通体白色日皓月,颈部为青色;主面白色,主面之上包括在左右耳朵背部分布有六面呈寂静之相,六颜色分别为蓝、黄、白红、绿、深红;其上有三个愤怒面,分别为红色、黑红、深蓝色;头顶之上有阿弥陀佛像。十一个头面都有颈脖”^[10]。我们不难发现,莲花手观自在的头面的图像特征与前述千手千眼有很大不同;其最大特点在于面相和十一面的排列方式,莲花手观自在在十一面不是五层,只有四层;第一层面叫主面为白色,第二层面六面,六面都是寂静面相,第三层有三个面,三面为愤怒面相,第四层是阿弥陀佛。其十一面的排列为:一、六、三、一,其构图不是我们熟悉的金字塔式,而是一种橄榄球式。其次是,与前述两种造像样式不同十一个头面都要带颈脖,其中第一层主面的颈部是青色的。这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有一种观音叫做青颈观音。

莲花手观自在千手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十二手,也叫主十二手;分第一双手当胸合掌,右十手依次执数珠、弓、轮、剑和三支戟,左十手依次执金莲、弓、瓶、经书、禅杖。^[11]第二部分手为支手,共九百八十八只手。每只手作施愿印,如莲花一般柔软,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一眼。手的向上高不过主尊的顶髻,下不过主尊之膝盖;赤足站立在莲花座上,也有结跏趺坐式的。身披兽皮,带有六事庄严。这些造像特点与前述的虚空王观音基本一致。

(四)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是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造像。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与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很相似,但在细节两种造像有区别。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其特点也在手和面相之上。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的也有十一个面,分五层。根据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印度阿闍黎龙树造,阿底夏与仁青桑布翻译的《千手千眼观音修法》^[12]记载:第一层面有三面,中间为主面白色,有三只眼睛,主面右面绿色左面为红色,此三面面带微笑;此三面之上(有三面)中间的面绿色,右面为白色左面为红色;此三面之上(有三面)中间为红色,左面为绿色右面为白色;此三面之上有一忿怒面,青面獠牙,黄色头发上竖。以上共十面,象征般若十度,最上层为班底噶花色的比丘式面,露出脖颈以上头部,头有发髻。”

总体上看,龙树式千手千眼的头面的排列方式、图像特征与前述巴姆式千手千眼很相似:十一面分为九个寂静相和一个忿怒相再加上师阿弥陀佛像,分五个层次排列,自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三、三、一、

一的方式排列,也是金字塔式的构图。主要区别在于其面部的颜色的不同;另外,龙树式千手千眼的头带脖颈,这一点与其他样式都不同,其他的千手千眼的除了主面以外似乎都不露出脖颈。

从造像的饰品等方面龙树式千手千眼与其他几种千手千眼样的式也是大同小异,区别不大。根据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印度阿闍黎龙树造,阿底夏与仁青桑布翻译的《千手千眼观音修法》^[13]记载:“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色,身上发出光芒,带有各种庄严;下身着班扎勒嘎(一种印度所产的布料)所制红色天衣,……身披黑色哇如兽皮饰以各种珠宝庄严,尤其饰以七种天神之殊胜珠宝的装饰。”

龙树式千手千眼的千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八手,此八手中,前二手在当心合掌,左二手执白莲花右二手执念珠,左第三手执军荼利右第三手胜施印,左第四手持法轮右第四手执弓箭。第二部分各右手分别持如意宝珠、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像、宝镜、水晶手镯、战斧、盾牌、宝瓶、白拂、无宝、水晶、施依印、天杖、金刚杵、宝剑、钵盂、金刚索套、珠宝等,左手分别执葡萄盛器、莲花座无量光佛像、宝篋、宝木、无量宫、右旋海螺、禅杖、箭宝、宝铃、天灵盖天杖、铁钩、宝矛、莲花、五彩云朵、宝法印、经书、青莲花等。”^[14]第三部分外层手,每只手作施愿印,如莲花一般柔软,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一慧眼,极其妙严

三、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分类及其量度

藏传佛教造像都是一定的分类和量度,造像一定要严格按其量度进行设计和铸造,不同分类的造像具有不同的造像量度。这种关于佛教造像分类和量度学问放在藏族十明学的工巧明学中举行专门的学习。按照藏传佛教造像分类,藏传造像有八大分类。虚空王观音、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莲花手观自在和龙树式千手千眼都是属于菩萨像。但是在菩萨类中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又在菩萨造像中单独成为一个体系。主要是因为千手千眼观音头部有多面和身体有多手的特征与其他菩萨的度量不同,有一个独立的度量。以虚空王观音为例,其造像度量是应为:“从十一面顶髻端部开始往下的量度依次为:顶髻的如意珠顶半指,顶髻一指;发际二指,面部四指;第二层面的发际为二指,面部六指;第三面的发际为四指,面部为八指;第四面的发际为六指,面部为十指;第五层主面发际为四指,面部为十二指;颈部为四指;心间一面加四指(也有不加四指的);从一直往下到脚跟的量度与其他造像的量度一样。”^[15]宽度的量度:“十一面顶部无量光佛的顶髻珠顶为半指,顶髻一指;发际半指,面三指;二层面发际二指,面四指;三层发际为二指,主面(中间的面,译者注)五指到三指,左右两边的面为二指到四指;四层主面发际为三指,面为八指,左右两面各为四指;五层面主面发际为四指,面十二指(主面),左右两面各六指与腋下画过的线相平;左右两侧的化身面层层相叠,打线的方法与时轮(时轮金刚)画法一样,无论有多少层面,都按从下往上依次以主面和侧面的三分之一的量度递减就可以。”^[16]手画法是:“从心窝上六指,再向左右横量十二指至两腋,以此处为点(此点的准确位置是向上三指到肩头,向下三指到腋窝),各自向外以五十指(四个面长多点)为半径画出圆环,要画得使所有手,无论如何伸展亦不可出此圆环之外,分布自然,形成扇状。”^[17]

按照多面观音的造像量度和诸面的排列、量度、色彩和表情,诸臂的排列、量度、手印和所持的法器。

四、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传说

千手千眼是观音菩萨在曾发愿救度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观音在救度雪域众生过程中,一时心生懈怠之念,由于愿力的作用使其头和身体化成碎片,阿弥陀佛将其碎片收和加持成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藏族古代文献《西藏王统记》记载了这一故事:

“观音菩萨发愿救度众生,立誓让有情众生包括地狱中饿鬼脱离六道轮回之苦,得安乐之身,心离苦恼,并最终解脱而入菩提正道。要使三界六道中的所有众生得到解脱谈何容易,尤其是要教化雪域藏地的有情,需要使用各种方法,才能使其登于安乐之地。观音菩萨心极疲劳,所以暂住于心性休息之三摩地中。观音菩萨从布达拉山顶放眼观察此雪域有情时,发现得安乐的百分之一,于是心极烦闷。突然生起欲自求寂灭之想。由于愿力的缘故,观音菩萨的刹那顷裂成为十瓣,身体也碎成千片。这时即祷请无量光如来。无量光佛把观音菩萨头手的碎片收合,成为一束,无量光佛说:善男子,勿生苦恼。汝头裂为十片,加持成为十头。此十头面,即十波罗密。此上再加阿弥陀佛加持,成十一面”。“十一面中坐弥陀,广作息增怀诛业,赞礼尊者观世音。”汝身如莲瓣,裂为千片,加持成为千手。^[18]

在藏族人把观音菩萨说成是在雪域藏族的救世主。是佛教观音文化的同一现象,就是观音信仰本土化表现。

五、小 结

虚空王观音、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莲花手观自在和龙树式千手千眼造像是藏传佛教观音造像的主要内容,通过图像学研究方法解读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艺术图像样式和象征意义。

要了解和掌握西藏宗教艺术就要了解西藏宗教的教义和造像所表达的宗教含义。千手千眼观音是观音中最殊胜的观音,他利益一切众生,满足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愿望和请求,救度众生。观世音菩萨发心生出千手千眼,以利益安了一切众生的广大誓愿,并应时身上具足千手千眼。随着众生的根机,一切应于如来的息灾、调伏、敬爱、钩招的五部法,能满足一切终生愿望。对信仰佛教的造像者来说,千手千眼观音所涵盖的宗教教义是它们创作造像的主要灵感源泉和动力,也是造像不断延续和传承的主要原因。对普通信众来说它们对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顶礼膜拜的主要原因也是造像所具有的宗教教义。包括千手千眼观音在内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传达着极高的美学境界,这是因为精美的造像所要表达的智悲双修和慈悲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思想,是藏传佛教将大智、大悲结合起来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的具体体现,而这一思想是与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思想是相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 E·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M].傅志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2][美]玛丽琳·M·莱恩西藏佛教艺术的美学特征、历史编年与风格类型,载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文集(15辑)[J].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5).
- [3][8][10][11]当增扎西编著.宝源三百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16.100.272.273.
- [4]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45.
- [5]东噶洛桑赤列编纂.东噶佛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1362;笔者翻译.
- [6]萨迦索南坚参著,刘立千翻译.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7][9]平措多吉著.藏族传统绘画技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5;笔者翻译.
- [12][13][14]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丹珠尔[Z].第71函至第72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14-120.
- [15][16][17]根秋登子.藏族传统美术概论,(藏文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49-250;引述藏文资料由笔者翻译.
- [18]萨迦索南坚参.刘立千翻译.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